

程

史

二



史 程

(二)

撰 珂 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程 史
二 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岳 珂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程史卷第十 八則

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弊政大革海內頤想庶幾慶曆元祐之治曾文肅爲相頗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爲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危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祿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禁中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上幡然亟召見曰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

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卞獄責知淮陽軍范馴致尙書左丞云

殿中鵬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卽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大悅卽日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鵬蓄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國享上之論興浸淫及于民獄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爲不祥益

思江之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敗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燹已啓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已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朝辭舌泉涌廷臣咸奇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收京秩爲鄂倅隆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耄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

來爲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諸公雜然謂逆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嘗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鳥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灼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闡闡都人敬事之

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旣交兵蜀宣撫使吳玠謀取雍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宋紱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

設莫非經久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旣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

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貴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益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樁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黃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王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賞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可教則一

覽付火三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關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益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歛於民乃所以爲

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
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
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
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
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
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無銀絹錢
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
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
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
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
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
堆垛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
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
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
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
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

垛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怪
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
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
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
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
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
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
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
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勲李
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
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
而反咎王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
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
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爲不
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
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

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楮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楮在鳳州與魚關何異

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貢劄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

覺喋喋幸照敕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先事質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仲之補過敍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剝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長交事匱護界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聞之謂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爲乾德平僭僞雖鑾輿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爲雋功欲扳援章武端命故事建殿以嚴恭奉遂斥羨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宮有日矣僚案或謂郡國私建宗廟誼盍先以聞俟報可胡竦然乃暫輟役驛書請于朝廷議果不以爲然弗之許胡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敝甚因撤而新之旣畢工壯麗甲西州焉事有適會乃如此

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伶語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閭閻于于以飽於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搥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需字乃從兩爲可疑衆曰是闕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置云禮部韻注義旣非增一兩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需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誼浸

不可制謀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過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旣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訕指英衛以及季業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撐拒膝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褐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

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兒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竟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爲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篋巾篋指紳題跋如牛腰焉旣迺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圉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廷以爲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

九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爲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爲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程史卷第十一 八則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

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鮮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益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翩舞胃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勛歸去南柯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爲人攜入京鬻于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爲怨望重其貶會以計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爲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益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

誠可憐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傳居于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僞學發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爲相阜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願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閤自薦以覲召用乞加貶削上不以爲然言者益急乃鐫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尙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

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歷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閭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尙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嘗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旣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北門者當制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詿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禡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會於黨偏

尊重關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間矧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贈賜謚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涖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趣訖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有猶爲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旣浮海而遇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

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尙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絳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聲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旦輒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蛙炙梁米爲一灑以醬露散以水腦坐者皆寘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洩匱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大之凡用鉅錠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狃于朝舶司以其非常

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臥廡下後有窰堵波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甃爲大址索而增之外圓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圓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羣獠入于塔出于竇啁哳號嘯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深時爲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窰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聞其藩予棲梁上三宿而至塔裏麴糲隱于顚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錯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旣得之伺天大風鼓以爲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與阜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

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與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園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園貲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熙寧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爲遭遇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紜之議殆徧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于元豐上已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遺弓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爲太息余嘗

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況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忻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卞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確爲右司貲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責合浦了

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竄辨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川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御前開拆初崇寧旣建辟廱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初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誥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弃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賴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雕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敘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弃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尙書省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刻謝之辭

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俾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